



# 病榻憶往——宗陶老人自敘（四）

昌彼得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## 十三、中山博物院落成

故宮、中央兩博物院運臺約數十萬件文物，一直侷藏在臺中北溝鄉間倉庫。雖偶然有世界各地的學者申請來參觀，但文物存放在箱中，提件甚是不便。至於一般民衆則無緣欣賞，發揮不了文化宣揚的作用。兩院共同理事會商請美國在臺基金會撥款四十餘萬元，於民國四十六年在倉庫的外圍空地上，建造一座小型的陳列室，約百坪，每次可展出百來件，供民衆參觀。但地點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平均每天來參觀者不過數百人，文化宣揚的效果不大。如何將文物能搬來臺北，則是政府規劃研究的事。遷來臺北展覽，需注意的有兩件事：當時與大陸中共尚處在戰爭狀態，安全是第一要義；其次是交通便利與否，不宜距市區太遠。經過多時的勘查地點，終於選定了外雙溪東吳大學的對面陽明山下。此地原有一座小山，是日據時代防空司令部，最為隱蔽、安全。地點選定，其次則是規劃、籌款，經商得行政院、美援基金會及臺灣省政府三方對等出資，並聘建築師黃寶瑜設計。黃建築師是我中大卅三級的同學；他的太太蔡哲琛，也是卅三級法律系的級友，則一直追隨蔣夫人，任婦聯會的總幹事。寶瑜兄其後移居美國，與我失聯，不知他後來情況如何。

世界各地的博物院設計，都是為遊客規劃出一條展觀路線，由入口到出口，只要順著其參觀路線就可出來，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看，都要經過。新建的中山博物院，則中央為大廳，四週為陳列室，對於參觀時間不多的人，就方便多了，可經

由大廳繞過不想看的文物而節省時間。此博物院初建只有幾百坪，不夠容納日漸增加的遊客。經連續兩次擴建，才使得擁擠的情形獲得改善。

外雙溪博物院建築落成後，行政院規劃小組恭請老總統題署匾額，老總統題了「中山博物院」五個大字橫披。規劃小組不明其意，明明這座建築是供故宮、中央兩院運臺的文物展覽，怎麼取名「中山博物院」？乃呈請行政院向總統請示。總統告知：「今年是國父誕辰一百週年，而臺灣缺少一所藝術博物館，我要為臺灣建造一所永久的博物館。兩院的文物，將來遲早要運回大陸；而在臺灣收購或接受捐贈的文物則都留此，這就是未來的中山博物院。」至此，規劃小組才恍然大悟，敬佩老總統高瞻遠矚，思慮深遠。

## 十四、蔣慰老調長故宮

建築落成了，是誰出任臺灣故宮的首位院長？民間有很多揣測。依照傳統，此博物院既是運遷臺灣的故宮與中博籌備處的文物，則此首位院長自當是與兩院關係深厚者；故宮院長未來臺，而中博籌備處則有李濟老、杭立武兩位主任委員，照說必是二者之一。孰料行政院發表的，竟是與兩院毫無淵源的中圖館長蔣復璁先生。籌劃小組對此情形預作防範，將故宮附屬在管理委員會之下，而非行政院下的獨立單位，只是行政院下的二級機關，地位與中圖相等。蔣慰老接奉派令後，與我談起，說：「我在中圖只有教育部一個婆婆；進了故宮，則有許多婆婆來管。何況同樣是簡任單位，我現在已是簡任一級，無可升遷。」所以蔣先生婉辭了。行政院也

【特載】



了解實情，但人選是總統圈選，不便轉達，乃從中協調，改聘蔣先生為行政院特聘顧問兼任故宮院長，才勉強使蔣先生接受了。所以，蔣先生擔任了十八年的院長，未曾領取故宮的薪俸，他的薪水都是他的機要秘書黃敏惠小姐到行政院領取的。

故宮當初的組織是設有管理委員會，管理委員會由行政院聘請約三十餘人，再在其中互選出常務委員七人。教育、內政兩部長是當然常務委員，但他們很少親自出席，多由次長代表；剩下的五位都是故宮、中博來臺的理事，包括王世杰、葉公超、李濟之、杭立武等人。管理委員會有秘書一人，名黎子玉，湖北人，大概與王世杰有親戚關係。故宮不能對行政院直接行文，須經過秘書轉呈，故宮的經費、人事均須經由常會報行政院，故宮的院長真正的權力有限。蔣先生接篆之初，只帶了中圖閱覽組主任王璞（字聖槃）任故宮主任秘書，即到北溝聯管處上任。邀集故宮、中博兩單位主管洽商選件、裝箱、北運的事，安排之後，他即北返，留王璞在北溝督導。此後，他每兩週必來北溝一次，查詢進度。到了國父百年誕辰那一天，臺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如期開幕。接著再商討遷移北溝所有的文物，於第二年春陸續遷運臺北。中圖存北溝的箱件亦於五月北運，我也隨著遷家臺北士林，賃屋居住。中圖四百多箱十二萬冊善本古籍遷來臺北，因館廈狹小，只得騰出一房堆放，如何開箱置架，將是未來的館長首要的任務。

### 十五、蔣屈一度失和

五十六年初，屈萬里先生應邀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為其整理善本、編製目錄的工作完畢返臺。蔣慰老拉我一齊到松山機場接機，見面即邀屈公翌晚在中華路會賓樓晚宴，並於席中面請接任中圖館長。本來李濟老亦至機場接機，想請屈公接任史語所所長，但被蔣先生捷足先登，搶先一步。屈公在情面難卻之下，勉強答允了，但言明只任一年，

請蔣先生再繼續找適當的人。屈公接事後，我經常到他辦公室談事情或聊天。屈公有天指著他桌上的一大疊信件說：「館長真不容易幹，一個職員出缺，即有一大堆的推薦信。用甲介紹的，即得罪乙；用乙推薦的，就得罪丙。所以乾脆都不用，寧可出缺。」聽了屈公的這番話，堅定了我日後做事，寧可當老二或老三，絕不做一級主管。因為我的脾氣執著，容易得罪人，不如不當一級主管，可以少得罪人。

屈公上任，為了四百多箱善本，思考如何使它們能開架供人閱覽。那時，正好臺大在校園椰林大道的盡頭左側，建造了一棟四層樓的研究圖書館，尚未啓用。屈公與我商量，擬向臺大借用一層，供中圖存放善本，公開閱覽，不僅供臺大師生，也供校外人士來閱覽。這本來是一舉數得的事，而蔣慰老不分青紅皂白，向外宣稱，說屈某人拿中圖的善本向臺大投靠；這一下也引起了屈公的憤怒，反唇相譏，愈演愈烈。蔣慰老喜歡研究宋史，他在中圖撥了一小間辦公室，掛牌「宋史研究室」，並派一位臺大歷史系畢業生辜瑞蘭在內辦公。屈公將此牌摘下，派人送故宮說：「你要研究宋史，在故宮研究吧！」此後遇有商談的會議，兩人同席，必定互相攻訐。他們的共同朋友，見此情形，相當耽心。像臺大歷史系教授姚從吾（原名士鰲）先生常與我商量，如何調停。因為兩人有所意見，都要我從中傳達。我則利用此機會，儘量省去意氣之話而委婉轉述。經過了三、四個月，大家心平氣和，沈剛伯師在會賓樓請一桌酒，兩人才握手言歡，一場風暴總算平息了。風暴雖說平息了，但總有芥蒂在心，不如往年的融洽。屈公任館長一年快滿，即堅決要辭職。慰老要我來接，我懇謝了。慰老去找剛伯師，要沈老師來勸我。剛伯師說：「你快找人吧！我知道彼得決不肯幹的。」慰老因無適當的人選推薦，就由屈公推薦包遵彭接任，獲教育部核准。包遵彭先生字龍溪，原任歷史博物館館



長，是中圖的鄰居，我們早已常相往來，也可說是老朋友了。

## 十六、兼任故宮

屈公辭職後，蔣先生即叫我到故宮。故宮的組織起初甚為簡單，隨著館廈的擴建，單位日漸增加。在故宮山下有一座省物資局的倉庫，尚空著，故宮與省府商洽，拿北溝的房舍和倉庫與之交換使用。有了這棟倉庫，北溝所存放的文物箱件，才得北運堆放，並可開箱工作。五十七年第二期擴建完成，蔣院長申請增設圖書文獻處。故宮運臺的文物中，圖書文獻箱件本來佔一半以上，卻無一個獨立單位，只附屬在書畫組下，所以根本無人整理。今既增設圖書文獻處，蔣慰老提報聘我為處長，獲得故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雲五的支持。但我向包遵彭館長請辭，未得包館長批准，我只有暫時在故宮兼任。此後我上午赴故宮，下午至中圖，同時在兩邊兼了有兩年之久。

在中圖時，我初知秦孝儀先生之大名。這個時候，正是老總統編著《荒漠甘泉》一書的時候，需要參考很多明季的著作，常常開些書單，到中圖借閱。秦孝公與包遵彭館長早年在海軍部同過事，所

以孝公將書單交包館長，包館長交我提取。這些書傳世甚少，大多只有中圖的善本中藏有。我因編過目，所以多能很快速的開箱提出來。我與秦孝公雖未晤面，但耳聞甚久。現今中圖善本尚存有老總統的硃筆批字，希望保管同仁珍視。

1969年是美國鹽湖城摩門教創立的猶他家譜學會成立75年週年，該學會為了慶祝，派人到世界各地廣邀文獻學者前往出席討論會。包遵彭館長因事忙無暇前往，要我代表他出席。為了參加這個會，我搜集臺灣公藏的譜牒，編印了一本小冊（《臺灣公藏族譜解題》），帶往送人。也搜集了臺灣的文獻收藏，寫了一篇報告。這是我第一次出國。至鹽湖城的機票，固然由他們購買，但若僅為此往返一趟，意義不大。我向美國大使館申請補助，擬就便順道至美國、日本收藏中國善本較多的大學圖書館參訪，了解其收藏，以作為我們日後編輯世界收藏中國善本聯合書目之用。承美國大使館補助我五百美金，藉此參訪了美、日的十餘所圖書館。我回來後，寫了一篇〈美日訪書記〉（載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》新三卷第一期），我就不在此多費筆墨了。